



再遇黄山

□文道星

黄山的奇松、怪石、云海、温泉，早已如雷贯耳，却一直未曾亲见。心中总有一丝顾虑：若真见了黄山，是否从此“归来不看山”？这顾虑像一片薄雾，萦绕在心头，既期待又忐忑。

那是一个春天。在挚友的多次盛邀下，我终于踏上了这片久负盛名的圣地——安徽黄山。

那天，阴雨绵绵，云雾缭绕。我们从后山的西海出发，沿着狭窄的山道缓缓前行。一路闲聊，一路赏景，仿佛置身于一幅流动的山水画卷中。山道蜿蜒，时而隐没在云雾中，时而显露于松林间。脚下的石板湿漉漉的，偶尔有几片落叶随风飘落，点缀着这条通往仙境的路。

清晨，微风拂面，夹杂着湿润的雾气，令人神清气爽、心旷神怡。摄影者们常说，风光摄影靠的是天时地利。那天，老天似乎格外眷顾我们。

天空时晴时雨，山峦连绵起伏，流云在腰间徘徊，人们置身于仙境一般。远处，游人在山间穿行，云雾在眼前飞舞，松枝在风中摇曳。我毫不犹豫地端起相机，将这一幅幅如传统水墨画般流淌的美景，一一凝固在镜头中。那精彩瞬间，仿佛是大自然特意为我准备的礼物，每一帧都充满了诗情画意。

这是我与黄山的第一次相遇。

转眼间，几年过去。今年，我再次登上黄山。那天，恰遇2025年的第一场大雪。

傍晚时分，我们站在高高的狮子峰巅，放眼望去——

好一派壮丽景象！

夕阳的光芒洒满天空，晴空如洗，层峦叠嶂的山峰，在白雪的映衬下更显巍峨。白云如波涛般汹涌，仿佛在天地间奔腾。雪过天晴，夕阳西斜，远方的天际染上了胭脂般的色彩，暖暖的、浓浓的、柔柔的，仿佛一幅唯美的油画。



再看脚下，一望无际的云海宛如盛开的花朵，一簇簇、一片片、一朵朵，轻盈而灵动。云海在夕阳的映照下，泛着金色的光芒，仿佛一片金色的海洋，波光粼粼，令人心醉。

再往下，是几座高耸入云的山峰，矫健而挺拔，波澜起伏，连绵不绝，仿佛大地的脊梁，屹立于天地之间。山峰上的积雪在夕阳的照耀下，闪烁着银色的光芒，与云海交相辉映，构成了一幅壮丽的画卷。

此刻，我们已被这圣洁的景象深深感染，仿佛感受到了黄山的胸襟与温度，阳刚与柔美，热情与奔放。站在这天地之间，仿佛与黄山融为一体，感受到了它的呼吸与心跳。

黄山的美，不仅在于它的奇松、怪石、云海、温泉，更在于它那变幻莫测的气质。它时而如一位温婉的少女，柔情似水；时而如一位豪迈的壮士，气势磅礴。每一次相遇，都是一次心灵的洗礼，一次与自然对话。

相信未来，黄山还会带给我们更多的相遇！每一次登山，都会有不同的感受；每一次回望，都会有不同的领悟。黄山，不仅是一座山，更是一种境界，一种情怀，一种生命的启示。

流年如水，岁月如歌。黄山的美，将永远铭刻在我的记忆深处，成为我生命中不可磨灭的一部分。

偷得浮生几日闲，过了个清静年

□秦钦儿

过了元宵节，这个年才算真正过出了。回头看，可以说，我这个年过得特别松弛。没有回老家，也就少了亲友聚会、人情往来，更没有胡吃海喝。他爸爸在别的城市忙于生计，过不来，我便陪着准备高考的儿子，在宁波难得地过了个清静年。

更值得记上一笔的，是大年三十前，好友寄来了老家特产——她爸爸自制的灌腊肠、荆州鱼糕等，全都是家乡的味道，吃在嘴里满满的感动。

记得放假前收工的那天傍晚，高二补习刚结束的儿子和我都像飞出笼子的小鸟，快活地奔向露台小菜园，把萝卜、胡萝卜都拔了，青菜、大蒜、红菜苔都摘了，装了一大筐，水灵新鲜，看着颇为喜人。这些萝卜青菜算不算是准备的年货呢？儿子大为惊奇：“这个冬天没白忙活啊，收成不小呢！”

“其实最好的收成还不是这些。”“那是啥？”儿子问。他一面脱掉校服外套，挽起袖子，一面抄起拖把，三下两下把地板拖了，把书桌收拾了，把垃圾袋拎到了门外。看着他干家务的这股麻利劲儿，我笑而不答。

春节长假有一周多，年前我也是制定了学习计划、写作计划的。在这么多计划面前，我像个自律满满、行动缓缓的小学生，一拿起书本就头疼头晕。那是真的晕，书看了两三页，职称考试的试题刷了两三道，就头痛欲裂，专门去医院查了查，医生也说不出原因。好吧，看来假期就是用来休息的，不宜用来“卷”。索性就躺躺平，偷得浮生几日闲吧。

趁着天气放晴，阳光正好，我索性带上儿子，驱车25公里赶到了天童禅寺，只为吃一碗素面。这个行动可能让人觉得奇怪，于我却是一种爱好。江南多庙宇，偶尔去寺院吃吃素斋，清清肠胃，感觉也不错。我大概是把宁波各个寺院的素斋都吃了一遍了。

天童禅寺坐落在太白山麓，阳光从对面太白山爬过来，透过窗棂格子，落在禅堂的桌面上。桌上这碗素面，绿的莴苣，黄的面筋，黑的木耳，

白的冬笋，在阳光下可谓流光溢彩。坐在桌前的儿子背对着阳光，每抬筷挑起一箸面条，那面条便弹跳着在光影里舞蹈……这静好的时光哟，于我这种忙于工作与生活的人，真是一种最好的对心灵的疗愈。

饭后有些困倦。太阳还很好地高悬在头顶，这样的冬日暖阳实不忍辜负，又冒出来一个念头：到阳光里头睡一觉吧！

我发动车子，踩下油门，一路追着太阳，往东钱湖环湖东路走。离“十里四香”景区近了，途中经过一处向阳的山坡草地，看着眼前波光潋滟的东钱湖，那就这里吧。在湖光山色里睡个午觉，岂不美哉？

我在坡地草坪上铺了一块野餐垫，和儿子一起躺着晒太阳。儿子戴上耳机，尽情享受音乐。午后的阳光暖暖地落在光秃的树枝上、干枯的草皮上，落在人懒洋洋的身上。我仰面平躺着，什么也不做，什么也不想，任清风一缕一缕拂去倦意，眯起眼睛，瞅着那一树白色的乌桕种子，被觅食的鸟儿惊落。

不远处有一片梅林，梅花大多还含苞待放，盛开的也有三五朵。我走过去，对着那些花骨朵拍特写，仿佛也有暗香盈袖。

阳光底下躺了一下午，真是奇了，仿佛充了个“电”，头也不晕不痛了。我得出一个结论：天地万物自有能量，大自然很多时候比医生高明。

一队雁阵从眼前的碧空飞过，疾驰的汽车在马路上穿梭，我竟产生了几分得意：天下熙熙，天下攘攘，有几人像我这样享受虚度时光的美好！？



闹响夹

□秋实

小时候住在塘溪镇的小山村里，那时虽然物资紧缺，生活不富裕，但元宵节过得热热闹闹、丰富多彩。不光正月十五元宵节那天热闹，头天晚上也就是正月十四的晚上也很热闹。我们会用一种叫“响夹”的竹制器具，闹着赶走家中的虫地勒色（宁波话），叫做“闹响夹”。

响夹是父亲用长竹筒给我们做的。取毛竹的顶部一个长竹节，留一个节即可。毛竹越顶端，竹节就越长，且竹壁越薄，反之越到根部竹节越短竹壁越厚。然后劈开竹筒至竹节附近，不可把竹节劈开，再把劈开的两边用刀小心地去掉一部分，最后留下最中间的薄薄的一片与竹节连着，一个响夹就做好了。每年这个时候，父亲会给我们每人做一个。

正月十四，我们早早地吃完晚饭，扫好地，便一人拿着一个响夹开始闹起来了。双手紧紧握在响夹的竹节处，让响夹两片竹片呈上下状，然后一上一下使劲，使竹片相互撞

击发出响亮的拍打声，在屋中的角角落落，沿地面由里至外闹起来。我们个个闹得有模有样，从家里一直闹到门口的道地上，好像有蛇虫之类被我们赶了出来似的。

母亲会吩咐我们灶根间多闹闹，因为那里有水缸、吃的，还有柴，虫类很喜欢在那里活动。于是，我们闹一遍不够，多闹几遍，把灶间闹得像是放鞭炮似的。此刻，邻居们也都在闹响夹，只听得“鞭炮”声一片。那时我在想，我们这么闹，那些虫地勒色都不被吓死才怪呢！没被吓死的，半夜里趁我们睡着了，也都悄悄地逃走了吧。

正月十四闹响夹闹好，虫地勒色都驱除，我们就清清爽爽过正月十五元宵节，吃汤团、盘龙灯、跑马灯，大头和尚摇着蒲扇，扭着秧歌做戏文。一群如我一样大的孩子，跟在大人后面凑热闹，还有几只狗，好日黄狗蹿弄堂似的在我们身边绕来绕去……过了正月十五，年才算过完。